



廖无墨 著

浪子传

关于燕青的柏拉图式臆想

作家出版社

浪子传

廖无墨 著

关于燕青的柏拉图式臆想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浪子传：关于燕青的柏拉图式臆想/廖无墨著. - 北京：
作家出版社，2003. 10

ISBN 7 - 5063 - 2803 - 8

I. 浪… II. 廖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3607 号

浪子传——关于燕青的柏拉图式臆想

作者：廖无墨

策划：文 建

责任编辑：张玉太

装帧设计：蒋 宏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：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：880 × 1230 1/32

字数：200 千

印张：8.25

插页：3

印数：001 - 6000

版次：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：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803 - 8

定价：1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自序

小时候没什么书看，就把一本水浒翻来看去的，那本水浒当时是作为批判用的，那时候批投降派批的得厉害，宋江是投降派。记得当时没看到后半部分，后来才看的。因为前半部分对梁山好汉一个个烂熟于胸，所以对后半部分他们的结局就很在意，看着看着就看出了一个悬念。所有的好汉都有了结果，只有浪子燕青失踪了。

比较喜欢浪子燕青这个人物。他俊逸、机敏、胆识过人。他和玉麒麟卢俊义有着骨肉般的亲情，卢俊义惨遭横祸，燕青哪里去了？以燕青的性情，决不会眼睁睁坐视的。

原来燕青没有坐视，燕青一直在行动。

燕青和宋江大军不辞而别后，出去路线是这样的：杭州——镇江——南京——泰安——沧州——高阳——平定——洪洞——庐州——九华山——东京——当涂，然后又回到了庐州，然后又闯进了东京，这次是血染黄沙，英雄末路。

写自序时郑州是大雪天，年年岁岁雪相似，这千百年来的大雪天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吧。燕青的私生子就是在一个漫漫大雪里的早晨，被海内第一高手千手观音焦无春救了出来。燕青的爱情没有结局。

很想带你走进一个境界，如果你走进去了，应该是会叫你心动的。

窗外的雪花还在飘落着，风把它们牵向不同的走向。雪有没有落完的一天？没有，故事也没有。你发现没有，每一个雪片都有不同的样子，故事也一样。

廖无墨



话说宋江大军灭了江南方腊，普天同庆之时，燕青在一个月圆之夜，弃加官进爵之锦绣前程于不顾，在杭州不辞而别，漫漫黑夜里一个人遁去了。

次日清晨，大军准备班师回朝，去东京受天子册封。燕青手下军士慌慌张张跑来，告知宋公明，燕青头领昨夜在军中留下一无皮书信，上面只写了“告辞”二字。说毕将书信呈给了宋江。宋江大惑不解，闷闷不乐去找卢俊义问个究竟。燕青从小跟着卢俊义，卢俊义不会不知道个中缘由。卢俊义听得说，欲言又止，被宋江一再催问，终于如实相告道：“燕小乙昨夜三更天来了一趟，说是被一怪梦惊醒，梦很荒诞，道是我卢俊义来年八月份将有血光之灾，劝我和他纳还原受官诰，此去隐姓埋名，寻个僻静之处，以终天年。我卢俊义为人堂堂正正，不信鬼神，一心要报效朝廷，自是没听他的。他见劝不动我， just说不给你公明哥哥告别了，怕你重情义不肯放他，月夜里走了。临走丢下句话来，说明年七八月份他燕小乙必来保我于左右，真是笑谈！我等自归顺了宋朝，北破大辽，南讨方腊，为朝廷立下了赫赫功劳，何来血光之说！”宋江郁闷不已，沉思良久道：“只怕燕青此一去走火入魔，坏了我梁山忠义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他这一去如游鱼入海，哪里还寻得见。来年八月份我自好生劝导他就是，过了八月，他那怪梦不攻自破，他就回心转意了。哥哥不用操心，燕青我了解，不会滥开杀戒的。我们只一心报国就是。”

大军浩浩荡荡拔寨起程，朝东京进发，按下不表。

却说燕青躲在附近山林里，见十万大军荡起满天征尘走了，兀自抄了条小路，看那山清水秀，一路游玩着，倒也自在





逍遥。下午时分来到灵隐寺，在冷泉亭处，遇一卖茶蛋老翁。此老翁生得气色红润，面如幼婴，银须银眉银发，令燕青暗暗称奇。刚刚走过，背后老翁却道：“此人可是浪子燕青？”燕青不觉吃了一惊，停下脚步，疾速回头，愈发惊讶，茶蛋摊还在，老翁已然不知去处。燕青知道遇上异人了，如此快的身手，自己平生尚未遇到，于是抱拳朗声说道：“前辈在上，小乙这边有礼了！”

空山翠谷，不见回应。燕青纳闷，肚中忽觉饥渴，索性坐下来，把一簋茶蛋剥了吃了，放下些许碎银子，去溪里寻些水喝。溪水甘甜清冽，燕青用手捧了，饱饮一番。提起哨棒要走，不想老翁从天而降，笑咪咪看着他。燕青赶忙施礼道：“前辈，茶蛋吃了，多有唐突。”老翁放声长笑道：“此乃专为好汉所备之物，何来唐突之说？”燕青不解道：“前辈，你认识小人？”老翁不再言语，朝不远一棵大树走去。来到大树前，老翁深吸一口气，噌噌噌走了上去，身子垂直于树干，如履平地。燕青喝一声彩，看得呆了。老翁复走下树，示意燕青再看，然后壁虎一般贴紧树干，朝上疾游。燕青这才看出端倪，不禁叫道：“前辈，可是鼓上蚤时迁的师傅？”老翁正游，听此话一乐，真气散了，从树上跌了下来。燕青飞身去接，却是差了一步，眼见得老翁摔得直朝外捋气。正待要扶，老翁却翻身跃了起来，嘴里说道：“看我笑话，休要理我！”顺山路径自走了。

燕青感觉好笑，此前辈竟如孩童一般。因一时也没个去处，有心要探个究竟，便拽开大步，追了上去。燕青快赶，老翁快走，燕青慢赶，老翁慢走，总也追不上。不觉来到一个地方。

此时已是暮色四合，到了掌灯时分。依山傍水处，有一茅草庵，柴门开处，出来一童子，也不言语，待老翁进去了，吱呀一声，合上了柴门。燕青随后赶到，轻叩几声，没有回应，却听里面噗的一声，灯熄了。



前不搭村后不着店，燕青对此处又不熟悉，索性摘了褡裢，做枕头枕了，贴着茅草庵躺下了，也是奔走了一天，不久就放出了鼾声。

及至醒来，已是天光大亮，鼻息中闻得阵阵米粥香气。一个打挺站起来，却见老翁和童子在门前摆了张桌子，正就着咸菜，吸溜吸溜喝米汤。看到燕青，老翁摆手，从桌底下拖出张凳子，燕青便过来坐了。童子先打了水叫燕青洗漱，然后去灶上端来一盆米汤，叫燕青饮用。老翁道：“好汉，汤养身，肉伤人，在我这里就是三餐米汤，中午米汤稠一些，你要吃不惯，可随时离去。”燕青本不是计较之人，就说道：“多谢款待，燕青随意惯了，这般便好。”喝一口粥，顿觉异香沁入肺腑，便知这不是一般的粥了，细细看去，似有各种中草药佐在里面，不由赞道：

“好粥！”老翁把粥喝完，溜边舔了，这才将碗递给童子，对燕青道：“昨日你说起时迁，我便笑落树下，是有缘由的。时迁不是我的徒弟，这家伙鬼精灵，多年前他装一讨饭的，饿昏茅舍旁，得童子相救，在此住了一月有余。有天鸡鸣时分，我拍醒他说，时迁，你轻功已偷学了三成，跳篱骗马已绰绰有余，你走吧。时迁慌了，纳头便拜说，师傅，我可是良民，你不要启发我去干那些鸡鸣狗盗的勾当，说完起身要走。我说慢着，我从没教过你轻功，所以我也不是你师傅，不过你此一去，将要有一番惊天动地的功业等着你，休要再作践自己。时迁哪相信自己有那般大器，说声放屁，如飞般走了。”

燕青道：“这厮好没礼貌。”又怅然道：“没成想前些日子他患了绞肠痧，不治身亡，不得坐享功名了。”二人一阵唏嘘，老翁道：“好汉此次夜别宋江，不知可有个去处？”燕青道：

“前辈莫再如此喊燕青，折杀我也，只喊小乙便好。小乙也没个去处，前辈若是不弃，小乙便在此陪伴前辈一段时日。”老翁摆手道：“休想休想，你身上杀气未尽，此处万难容留。”燕青听



罢抱拳道：“前辈保重，燕青就此别过。”老翁又摆手道：“休想休想，先住些日子再走不妨。”燕青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

“前辈，你如何对我这么了如指掌？可否告知一二？”老翁哈哈笑道：“你以为我是神啊，只是凑巧罢了。早上去看宋江大军班师，有那好事的军士早把你不辞而别的事情捅给了相识的百姓，顷刻都传遍了，满杭州城哪个不知！你淡泊名利，不求荣华富贵，老夫好生佩服，有心要结识于你。正巧你到了冷泉亭，又见你是北方人面孔，更见你敞开的怀中露出那花团一般刺绣来，便冒喊了一句。天底下谁人不知你燕青有一身好刺绣，果然是你，看来我们还是有缘啊！”燕青听了，肚里道：“以后这身刺绣可要遮掩得紧点。”又问：“不知前辈尊姓大名？”老翁道：“我乃闲云野鹤，江南人送绰号雾里彪彭程的便是。”燕青道：“可是当年方腊刚起事时，在清溪洞日不移影连打方腊手下大将三十六员的雾里彪？”老翁道：“正是在下。”燕青翻身拜道：“久闻前辈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得见，实乃三生有幸！”老翁呵呵笑道：“少来这一套。”转身走了。

自此燕青每日陪伴彭程，上山砍柴之余，得些轻功的点拨。燕青本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一经点拨，窗户纸便一层一层地捅破了。彭程道：“每日上山砍柴，你调动真气，走闪踪步法，轻功不日便可练成。”

不觉月余，燕青轻功已有大成，上树虽不如彭程般腰杆笔直，尚需猫腰，却也收放自如了。

一日鸡鸣时分，燕青背了柴刀，正要上山，彭程闪了出来，对燕青道：“小乙，把柴刀放下，你该走了。”燕青顿觉怅然，丢下柴刀，翻身便拜，口中说道：“师傅在上，小乙此去云游四方，师傅多多保重！”彭程道：“你先去一趟镇江，替老夫给智化长老捎封书信，地址都写在信皮上了。”燕青道：“弟子谨记。”

望着他的背影，彭程肚里道：“这回可由不得你了！”



二

辞了彭程，燕青晓行夜宿，迤迤来到镇江。正是中午时分，街面人声嘈杂，燕青举目望去，见州桥处有一大酒店，门前挑出望竿，挂着鲜红酒旆，清风中微微飘荡。正好肚中饥了，便径直走了进去。

寻一靠窗桌子坐了，酒保过来唱个喏，问道：“客官，打多少酒？”燕青道：“先打两角来，牛肉上二斤，有烧鸡来一只。”

正自饮，听得边上一桌客人说道：“李逵那鸟人来到咱润州，做了个小小都统制，便以为天下是他的了，贼性复发，县衙也不看在眼里，喝多了便去审案，字却不会写一个。要不是三寸金刚黄云飞出手惩治，他还以为咱润州没人了！”另一个道：

“天生贼骨头，做不成好人的，当初应该把宋江这伙鸟人斩尽杀绝，少了许多麻烦。”又一个白胖子笑道：“如今这些鸟人十停去了七停，剩下的也都天各一方，再也没有当年的威风了。你看李逵那厮，自被三寸金刚饱揍以后，街上再也没了他的身影。人家三寸金刚什么人，东京城里高衙内和他交好，这李逵打又打不过人家，上面又没有人撑腰，只好哑巴吃黄连了。”

燕青自此才知道李逵已在这里做官，看来没少受气，不禁暗暗感叹。

吃罢酒，燕青起身出门，掏出信封看了看，朝北固山走去。前些时跟着宋江兵发润州，自是熟知地形。因肚里寻思李逵，没在意前方一顶轿子疾速而来，及至躲闪，还是碰了轿夫一下，轿子便翘起起来。燕青正要赔个不是，只觉一股阴风扑面，心说不好，一个闪踪步，强劲的阴风擦肩而过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一方手帕硬硬地打在墙上，竟似粘上了一般。



好身手！燕青对着轿子一抱拳：“如有得罪，还望海涵！”

只见轿门开处，笑吟吟走下一人，直把燕青看得呆了。此人形似侏儒，面皮上皱纹层层叠叠，看似老态龙钟，身形却异常矫健，离轿后一脚轻点，嗖！来到燕青面前。这侏儒依旧笑吟吟的，对燕青道：“我手帕只用了一分力，专挡挡道之人，打翻便罢，却不伤身。你这厮是第一个躲过我手帕的人，可见有点来头。速速报上名来，若是我有耳闻，今晚就请你吃酒。”燕青又抱拳道：

“我乃河北沧州人士，姓张名三，在下有事在身，告辞了。”侏儒道：“看你是条好汉，我三寸金刚黄云飞就不再为难你，请便！”风声水响，黄云飞早回到了轿里。

燕青肚里寻思，难怪李逵要吃亏，这厮好生厉害，看来江南藏龙卧虎不是虚言。拽开大步，朝北固山方向走去。

路过一茶坊，见一茶博士立在门边，有些眼熟。却待走过，茶博士早挡在面前，纳头便拜，口里道：“燕青哥哥，麻五好生想你！”燕青记起来了，此人是自己手下一个兵卒，曾跟随自己征战南北，不期却在这里相遇了。燕青将他搀起道：“何时开了茶坊？”麻五道：“小人不愿随军班师，就在途中得了些犒赏，来这里投奔我一个远房亲戚，张罗着开了个茶坊。哥哥，去屋里饮点好茶，小人有话要说。”

燕青随麻五进了茶坊，拣一副座位坐了。麻五沏来上等好茶，坐在了下首。麻五道：“在杭州听得哥哥离去，兄弟们好生怅然。想着自梁山以来，跟着哥哥攻城略县，大小战阵不下几百，出生入死，多少熟面孔没了。天可怜见，我们好歹挣扎着囫囵性命出来，眼看要衣锦还乡了，哥哥却走了，当夜许多弟兄都哭了。哥哥这一走，惊醒了许多弟兄，都道朝廷昏暗，我们当初上梁山是要和大宋拼个你死我活的，不想最后却落了个替它卖命了。罢罢罢，中途许多弟兄都做百姓去了。对了，哥哥，你这是准备向何处去？”燕青道：“也没个固定去处，只是四方云游罢



了。”然后把在杭州奇遇老翁彭程，及要朝北固山捎一书信等等对麻五讲了。麻五道：“既是这样，哥哥去北固山捎完书信，只在小弟处生活就是。小弟这间茶坊不敢说有多大进项，一日三餐供哥哥喝酒总是供得起的。小弟愿终生伺候哥哥。”燕青道：

“谢谢兄弟。不过我燕青还有一点事情要办，等明年事情办完了，你这里风和日丽的，兴许我会拐回来的。到那时咱们兄弟长相厮守，每日酒肉伺候，倒也快活！”

麻五又重新续了热茶，给燕青杯子添上，口里道：“如此最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对了，哥哥，你盘缠够不够？小弟一会给你拿点。”燕青笑道：“我一包金银背在身上褡裢里，沉甸甸地正发愁如何花呢。”麻五道：“这样就好，不过哥哥金银在身，一路小心才是。对了，哥哥，有件事情差点忘了告诉你，你可曾去见李逵哥哥？他就在这里做都统制，营房离此不远，常来这里喝茶的。”燕青道：“不打扰他了，他如今公务繁忙，燕青乃闲散之身，不便给他添麻烦。”麻五嗟叹一番，又道：“李逵哥哥最近可是倒了血霉了，被这里一个叫三寸金刚黄云飞的打得三天卧床不起，近来也不敢在街头露面了。黄云飞放出话来，再敢露面，轻则打残，重则打死。想李逵哥哥当年两把板斧，跟着宋江哥哥叱咤风云，打遍天下，哪曾受过这等鸟气，唉，这做的是什么鸟官啊！”

正说着话，外面传来阵阵嘈杂，二人隔窗看去，对面一家赌坊，正被七八条大汉摘了门匾，然后拖枪曳棒打将进去，许多人便哭喊着跑了出来，跑得慢的，早被一棒打翻。一阵打砸过后，这伙人气势汹汹卷了出来，站在了当街。为首的一白净汉子朝这边一指道：“茶坊也是贼人所开，一发砸了！”

这边麻五早面如纸白，对燕青道：“赌坊是李逵哥哥开的，被砸两次了，我这里他们早扬言要砸了，我没给他上缴月银，有李逵哥哥撑着。可现在不行了，哥哥稍等，我去准备银子。”一



阵风朝后面走了。

白净汉子领人奔了过来，纵身飞起将门匾摘下，朝地上一掼，一脚踹碎了，随后闯进了大堂。正待要砸，燕青起身赔笑道：“这位好汉且慢！都是街坊邻舍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凡事还请多担待。再说你不是要月银吗，麻五已经给你准备在这里了，都放在我身上，我是他一个远房亲戚，还没来得及给你送去。你看看这些够不够一年的费用。”说着话解开褡裢，拿出十几两银子，放在了桌上。白净汉子见他褡裢里都是金银珠宝，眼光亮了亮，走过来将银子收进了怀里，然后劈胸将燕青揪住：“看你样子就是落草强人，身上哪来这么多金银！走，跟我去见官！”燕青一挣，竟没有挣掉，口里道：“你先放开手，我是清白之身，没来由跟你见官做什么！”那汉子大笑道：“放开手你不是跑了！除非你学那韩信，从我胯下钻过去，再把褡裢留下，我便饶你不吃羞辱！”燕青道：“本来想好言劝你，说开了以后能成个朋友，哪想你这般不讲道理！你松手还是不松手？”汉子道：“要我松手可以，也不要你褡裢了，也不叫你钻我胯下了，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如果你答应了，我再不来生事！”燕青道：“请讲！”汉子道：“你头上插个草标，写上‘我是梁山孙子’，绕城内走一周！”燕青怒道：“你松手还是不松？”汉子道：“再敢给我瞪眼！我看你这驴鸟活得是不耐烦了！”燕青不再言语，出手就是一掌，直击白净汉子胸膛。白净汉子却是不防，啞啞退后几步，撞翻了一张桌子，不由大怒，运气在身，一个苍鹰展翅，向燕青袭来。燕青一闪而过，纵身站到了墙上，摆开了架势。一伙人见燕青竟然能在墙面上站立，一个个大惊失色，发声喊，都往外跑。白净汉子自知不敌，口里道：“是好汉的别走！我去喊我哥哥来，今日一发结果了麻五、李逵和你这撮鸟！”说着话也一道烟走了。

燕青赶出茶坊，见许多百姓都在躲闪张望着，想了想，回屋



拿了褡裢，也走了。

待麻五赶来，已人去屋空，问了下邻舍，把门锁了，往李逵兵营奔去。

三

话说三寸金刚黄云飞正在院子里赏鸟，闭目陶醉在婉转鸟鸣之中。这边白面煞神一千人乱哄哄赶到了，向黄云飞叙述了遭遇一个武功超群之人的经过。黄云飞问了那人模样，冷笑道：“今日我在街面上碰见一人，身手的确不凡，他说他是河北张三，看来定是梁山强寇。来了正好，我早有心要会会梁山好汉，当初他们兵发润州征讨方腊，若不是千军万马，我早出面挑战了。嘿嘿，这厮一来，李逵那撮鸟该蠢蠢欲动了，这口气也快把他憋死了。”

说话间，门外人声鼎沸，有人大喊大叫令黄云飞开门受死。黄云飞大怒，携众人大踏步开了院门，却见是黑旋风李逵点一彪军马，将院子围了。朴刀、五股叉、蛇矛枪摆得如密林一般。李逵这厮手握板斧，破口骂道：“千刀万剐的侏儒小儿，前一段着了你道，叫俺好生羞辱，丢尽了梁山脸面。今日我燕青哥哥就在左近，专门替我报仇来的！晓事的你趴爷爷面前磕十八个响头，爷爷便饶你不死，否则，哼哼，我要饶你，斧头却不能饶你！”

白面煞神正要回骂，黄云飞道：“原来那厮是燕青！不要和这厮啰嗦，看我惩治他！”手扬处，一块手帕朝李逵疾飞而去。李逵知道厉害，便用板斧拦截，哪里拦截得住，手帕正打在李逵胸口，扑通倒地。李逵挣扎不起来，兀自骂道：“直娘贼！拿娘们玩意伤我，不算好汉！”黄云飞道：“不打掉你牙你说话不方便。”又一块手帕朝李逵脸上打去。李逵顿觉鲜血涌进口中，噗！一口喷出，落下满地牙花。李逵用手抠着牙床道：“直娘



贼，这下口都扁了，说话越发不便。”挥动板斧，哪里还有力气。兵士们正待要救，白面煞神撒出一把黄豆，顿时打翻十几个。其他人本就惧怕黄云飞，喊声不好，乱哄哄都走得没了踪影。

李逵喊道：“小乙救我！”众人哈哈大笑，拿一根绳子，把李逵脚脖绑了，倒拖着进了院子。李逵哇哇乱喊道：“疼死俺铁牛了！小乙你害死我了！”

进了院子，找一棵大树，将绳子扔过树杈，一拉，李逵便悬在了空中，七手八脚把绳子这头在树根处固定了，白面煞神又朝李逵脸上踹几脚，随黄云飞出了院子，奔麻五茶坊去了。

话说有兵士跑进县衙，向知县报告，有本县大户黄云飞犯上作乱，私自捉拿羁押朝廷命官李逵李都统制，请县太爷做主。知县听了，肚里寻思道：“那黄三寸可不是等闲之辈，素来和东京高衙内勾搭连环，年年奉上十万雪花银及珍珠细软，本县从没被他放在眼里，我如何敢去做主？何况李逵那厮也忒嚣张，见了本县从来都是拍头取闹，叫百姓看尽了笑话。这回他吃了羞辱，撞上黄三寸这条大虫，该他自己倒霉，我只装糊涂罢了。”知县对兵士道：“本县偶感风寒，耳朵听不见，眼睛看不清，退堂休息去也。”撤下兵士，径自走了。

兵士气愤不过，夜里翻窗摸进县衙，在太师椅上撒了泡臊尿。

话分两头。这燕青风风火火到了北固山甘露寺，但见奇树异花，环抱着清静的寺院，风吹铃铎声声悦耳。燕青不敢造次，手把门上铜环，轻叩两下。少顷，门开一条缝，缝内门子看了眼燕青道：“施主，天色已晚，要上香请待明日。”燕青从怀里摸出书信，双手呈上。门子接过，看了一眼道：“施主少候，我去通报一下。”不一刻都寺、监寺出来迎接。燕青随

LANG ZI ZHUAN



二人一路到了方丈，见一长老席地而坐，手中正看着那封书信，必是智化无疑。燕青见首座、维那、寺者、知客、书记依次排立东西两班，只好垂手在正中立了，目不转睛看着智化。

智化长老看完书信，手捻长须，沉吟片刻，站起身来，叫燕青客席先坐着吃茶，拿着书信出了方丈。一路走入后墙，来到一排松柏掩映的屋子前，咳嗽了一声。只见屋门开处，出来一条大汉，身長八尺有余，面如熏枣，豹眼环眉，一看就绝非等闲之辈。大汉道：“长老，多日不来后面，有什么事情？”智化长老将书信递过去，大汉接过细看了，和智化长老耳语起来。然后二人一击掌，相视一笑。

这边智化长老拐回方丈，留燕青用了斋。燕青见智化长老博古通今，性格豪放，觉得很投缘，不觉聊到天色拂晓。长老安排燕青沐浴更衣了，然后去知客寮中歇息。

一觉醒来，已是傍晚时分。长老又安排用了饭，这次有酒有肉。长老只用素食，陪着燕青。燕青原本准备告辞的，见长老如此盛情款待，一时间却开不了口。长老一个劲劝酒，燕青本就是喜酒之人，放开酒量，喝了个酩酊大醉。第二天又是如此这般，燕青心中惦记李逵、麻五他们，便对长老如实相告了要去会三寸金刚黄云飞的事。长老心中大喜，肚里道：“要的就是你开杀戒！”口里却道：“明日再走，我和施主有缘，实是舍不得施主。”燕青只好又陪了长老一天。

第二天一早，燕青告辞。智化长老相赠一言：“要取黄云飞，只在金山寺。”燕青焦急要走，也没仔细品味长老这句话。

燕青前脚下了北固山，一条身影后脚不远不近地跟了。

却说李逵被头朝下吊了两天，吃饭喝水都是倒着咽的，小便拉了一身，只大便憋着。看见白面煞神从屋中走了出来，李逵骂道：“直娘贼，水饭进不到胃里，只在气管便消化了。”白面煞



神道：“你反而成精了，把你的胃挪到气管里吧。”几步走上前来，一脚踢在李逵肚皮上，李逵刚咽的饭便尽数喷了出来。李逵受不了这般折磨，便悄声道：“哥哥，你私自把我放了，我家的银子尽数归你，再给你找十个漂亮姐姐。”李逵不知这句话说到了白面煞神的痛处。白面煞神小时候本是要做太监的，结果阉割得晚了，岁数大了点，千里迢迢赶到东京，正好超过了年限，只好打落门牙和血吞，一怒投在后来做了方腊大元帅的邓元觉门下，学艺三年，只因偷了邓元觉一颗灵丹，被逐出师门，四海为家，多是做些给富人看家护院的勾当。这厮最受不了别人说给他找女人的话头，一说便千仇万恨，血脉贲张，因这事已手刃两个主子了。前些时投在黄云飞门下，白面煞神道：“我是被阉之人，请主公不要在我面前做些男女亲昵之事。”黄云飞道：“好汉放宽心，我这宅子里就没有女人。”白面煞神一留意，果真如此，便肝脑涂地追随黄云飞。

这厢李逵说要给他找姐姐，触得他大怒，从绑腿处抽出一把解腕尖刀，恶狠狠对李逵道：“今日便阉割了你，然后陪你去找姐姐！”李逵见他双眼喷血，心知不妙，连忙挣扎躲闪，口里叫道：“别阉铁牛！铁牛给你空中磕头了！”这边白面煞神早一脚踢傻李逵，一把攥住裆处，雪亮的尖刀一闪而过。

李逵眼一闭，知道完了，却听得耳边当啷一声响亮，及待睁眼，才发现尖刀已落在了地上。正纳闷，墙上飞下一个身影，斜刺里朝白面煞神踢去。李逵看得分明，大叫道：“小乙哥哥！铁牛盼得你好苦！”

白面煞神不敢怠慢，侧身闪过，一个凌云展翅，直袭燕青后心。燕青恰恰飞落墙边，听得背后风声紧急，朝墙上便走，反身一个折叠步，白面煞神后脑处便重重挨了一下。

这边黄云飞已走了出来，击掌喝彩道：“好身手！浪子燕青，名不虚传。”



李逵在空中摇晃着大叫道：“小乙哥哥，快救我下来！”

燕青轻舒猿臂，一枝袖箭朝绳子飞去。这边黄云飞也出手了，一块手帕紧随其后。还是袖箭稍快一刹，绳子被分为两截。却见手帕早也直线飞到，不想手帕朝上一腾，又朝下盖去，李逵正落，被击个正着。只听噗的一声，李逵脑壳全部戳进了地下，哇哇闷叫，两只手用力往外撑，却撑不出。

燕青吸一口凉气，对黄云飞抱拳道：“先放下李逵，咱俩再做比较。”

黄云飞嘿嘿一笑，口中道：“好说好说。”猛一发力，脚朝地上一跺，李逵噌地就给退了出来。李逵爬起来，双手用力朝上薅脑壳，嘴里叫道：“脖子陷进去了！直娘贼！”

黄云飞对李逵道：“你黄爷爷帮你一把！”说着话就要上前。李逵扭头朝墙根跑了，口里喊道：“小乙哥哥，快出手啊，我要撒泡尿！”燕青一拦，黄云飞道：“接招吧你！”身形鬼魅般晃动，朝燕青欺来。燕青心知遇上了劲敌，不敢怠慢，屏气凝神，以不变对万变。黄云飞围着燕青滴溜溜旋转，看得众人眼都花了，忽然他腾空而起，身子扁平如桌面，闪电般向燕青胸部射去。燕青身子一缩，下盘如铁般坠住，千钧力运在掌刃上，如尖刀般朝来路一竖。这招叫做埋刀剖蛇腹。那黄云飞眼看到了跟前，身形变换，肘部一沉，迎向燕青掌刃。这招叫做铁杵断刀。燕青收掌，一个滚地仰面朝天，踢向黄云飞面部。黄云飞来了个大盘旋，一柱冲天，落下时单腿成矛，杀奔燕青软肋。燕青一滚，一个磐石断树，铁脚掌打向黄云飞膝盖。这是燕青看门功夫，从摔跤里演变过来的，燕青本是海内第一等的摔跤高手，此招已演练得炉火纯青，偷袭了无数好汉。这招的关键是单等对方招数不能变换时，也就是对方眼看要成功时，燕青才做变换。单此一招，燕青下了十年功。黄云飞心说不好，也是他武功盖世，硬生生挡了上去。这一脚燕青使了十成力，要放常人，一条腿都